

生性低调却不平淡的新一代团派领军人物李克强终于在3月15日入主国务院,顺利会师14日刚刚全面“登基”的习近平,与之形成习李体制的轴心。这意味着经历5年副总理的磨砺和十八大后近4个月磨合,李克强终于可以走上历史前台在由其主掌的内阁中挥斥方遒、一展政治抱负了。然而,鉴于中国当前政群关系紧张、政府威信扫地的现实窘境,李克强能否走出其前任的泥潭,有别于其前任温家宝上任时踌躇满志、信誓旦旦,到离任却不尽人意甚至事与愿违,外界仍普遍充满忧虑。

不过,也有评论认为,相对于朱镕基的“抬一百口棺材”式的铁血冷面、温家宝的“仰望星空心忧天下”式的温情感怀,曾长期隐在人后的李克强或许显得寂寂无闻,当外界开始通过回溯既往某一细节去试图为他冠以诸如不事张扬、刨根究底、谦逊儒雅等种种标签时,却忽略了他埋首实干的经历。此外,虽然他在主管宏观经济与改革的5年副总理任上并不总是成功的,但却一人肩挑了最多最棘手的社会民生难题,如医疗体制改革、食品安全、保障房建设等。温家宝时代黯然落幕,李克强将接手一切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难,诸如政府公信衰落、职能转变等,李克强总理之路可谓荆棘丛生。所幸,他志同道合的习近平力撑,也有分属同门的汪洋作为股肱同盟。这些也都可能是他有望走出其前任后尘的有利因素,当然这一切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实力派入主国务院 李克强政治抱负惹关注

携手太子党 终成习李体制一极

根据习近平的提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以2,940票赞成、3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对李克强的总理任命。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李克强的接位同样不具悬念。经历近10年的外放、5年的副总理锻炼、近4个月的预演,他终于修成正果,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更大空间。

此前的报道中曾分析认为,习近平上位后已悄然形成“习李体制”、“习王(反腐)体制”、“习刘(党建、文宣以及意识形态)体制”三套马车并驾齐驱的局势,为自己的“中国梦”保驾护航,而其中尤为至关重要的必然是习李政治体制。

5年前习李双双“入常”,奠定了今天的格局。中共作为执政党,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总理在中共政治框架中重归枢要位置也是势所必然。中共十八大上,李克强以排名第二身份再度“入常”,凭借科班出身、完备的从政历练以及破解难题的能力,顺理成章接替温家宝执掌国务院,成为团派力量在中共高层的最高存在象征。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配合默契,相辅相成,逐渐确立各自的角色分工。习近平总揽全局,从近期表现看主要负责党建、军队、外事与重要人事安排;李克强则是负责经济与社会发展,其他政治局常委则配合习李运转。有观察人士指出,在习李体制中,习近平将重点放在改革军心、访贫问苦、高举反腐大旗,很少对财经问题发表看法,显示他对李克强的充分尊重。

与此同时,李克强内阁也逐步尘埃落定,同属团派同时又以推行改革见长的汪洋先行与其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部制改革大戏。

汪洋和李克强同属团派,而且又是安徽老乡,两人的领导风格、工作作风和政治理念,在外界

看来也多有共同之处。因此有评论认定,汪洋更是李克强坚定的实干盟友。由此观之,李克强在内阁中绝非孤军奋战,得到汪洋等团派大将的有力策应与支持,未来李克强施政必然更有施展的空间与自信。

外界评价褒贬互见 底色仍未显露

之前的李克强往往因为低调而令人难辨庐山真貌,不过十八大后随着李克强更多地进入总理角色的预演,他的轮廓将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此前的报道中曾特别留意到,十八大后李克强被官方媒体有意无意地包装为一个务实甚至略显苛责的技术型总理。报道称其善于倾听和体察,且事无巨细,常常令在场官员紧张语塞,很不适应。而多维新闻也从多名曾与李克强有过接触的人处了解,李克强这种谨严的个性绝非舍本逐末,耽于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而是基于深刻的洞察,对问题提纲挈领的同时不放过细节与关键。

李克强喜欢刨根究底式的追问。除了对数字的敏感与偏好外,李克强总是期望能从对方的口中获知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至于这种渴求渐渐被某些官员解读为不堪重负的法官抑或检察官式“盘问”和“审讯”。在十八大后中南海一次座谈会上,李克强在对方发言不到两分钟后,禁不住打断对方讲话并随即连珠炮似地追问其阶梯电价的加价的累进率、企业承受力、评价等……因此,除被冠以“数字总理”的名号外,甚至有人将其称之为“法官总理”,更有网友,基于李克强的闷声实干,不事张扬,调侃其为“闷骚”总理。

事实上,根据习李的分工,李克强势必要扮演一个具体而微的操刀手角色,而现实的学历出身以及中共近年致力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之下,人们也寄望李克强成为拥有真正的公仆意识,却又具专业精神的严谨缜密的总理。相比于前任温家宝因为施政手法

粗疏导致政令反复、左支右绌,中共当然希望类似的情形不会在下个十年重复出现,这也是李克强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

此外,李克强浓重的团派背景掩盖了他原本在北大“修炼”出来的理想主义底色,但他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被认为仍然可观。据悉,西方经济界所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命题都是在李的直接授意下被推荐给中共高层的。或许他只是以自己低调的方式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尽管也时而展现亲民的一面,比如2011年访港视察平民区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克强更接近于内敛的实干型角色,是目前中共高层中最得“实干兴邦”真味者。中共新华社在十八大后推出的李克强人物特稿中引用海外媒体的说法称,李克强遇到棘手难题“从不回避,也不张扬,妥善化解矛盾于无形”,被称为“破解复杂难题的高手”。

医疗、教育和住房被称为中国人的“新三座大山”,2007年当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同时兼任中央医改领导小组和保障房领导小组组长,并在食品安全问题严峻的背景之下,于2010年兼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几乎一人肩挑了中国当前所有最难啃的难题。在此期间,他主导了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雄心勃勃的扩张,3年时间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覆盖全国95%以上人口。尽管他的另一项标识性目标——到2015年建设3,600万套廉价保障性住房,被一些人批评规划不当、建筑质量低劣,而其主管的食品安全问题亦隐忧重重,但坦率讲,对于一个副总理来讲,三件如此棘手又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能做成一件已经实属不易。

前车之鉴犹在 重构政群关系路遥

不过,李克强在主政河南、辽宁,乃至5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生涯的磨砺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败的教训。从1998年由共青团中央“外放”河南到2007年调回中央,近10年间,李克强为城镇化梦想进行着探索,从“倾全省之力”打造郑东新区,到抛80亿解决百万人住房问题的辽宁棚户区改造,争议与褒扬都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印记,而他在河南艾滋病问题的收治预防不力的评价,则是李克强不得不面对的仕途印迹。此外,理论上已经实现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在现实中并非有如其设计的那么完美,众多的城市务工人员并未得到应有的实惠。

众所周知,温家宝在位十年虽有不少建树,但总体而言却也是社会矛盾积聚、民怨沸腾、群体事件频发的历史时期,而各级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执政思路则是直接造成这一状况积重难返的祸首。有人说,李克强接棒温家宝后所面对的整体社会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政群关系紧张,政府威信扫地。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警告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从温州动车事故到钱云会惨死,从乌坎对峙到什邡骚乱,从食品监管不力到官员贪腐滥权,可以清晰察觉民间与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过去的数年间迅速恶化,政府公信力几乎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有分析将其归咎于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肆意践踏法治,“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究其根本其实不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角力,而是权力并未如习近平所倡导被“关在笼子里”。

3月14日由李克强主导的第七次“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尘埃落定,但机构改革并非一劳永逸的加减与分合。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它更重在政府职能转变,而且症结就在于限权简政。如今戏台已经搭就,未来李克强将如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树立取信于民

的政府形象,无疑将是迫在眉睫的首务。

此前的报道中提及习李远大的政治抱负,即经济马车不停蹄不刹车,一路高歌猛进勇闯世界第一。然而,现实的境遇却是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效应显现,房市泡沫与增长疲软伴生。而在最为紧要的民生改善上亦是困难重重。这些都是李克强执政显而易见的挑战。

所幸,习李似乎已找到一箭多雕的“灵丹妙药”——改革。李克强似乎与习近平在三农问题上拥有着惊人的默契,也许是曾经共同的下乡经历以及求学期间的关注点,他们既有对三农问题的直观而感性的认识,也不缺乏深入而科学的思考。对于“消灭”农民同样的热望令他们将城镇化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构成中国的“新四化道路”,成为破解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公平等所有问题的万能锁钥。李克强说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只不过,前车之鉴犹在,城镇化不是粗放地驱赶农民进城。正如舆论所称,城镇化是一种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并行的可发展之路,而非驱赶“农民”进城却导致农村空心化的畸形建设,更非无视环境保护和民众基本土地权益。

在201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李表达了最为一致的思路,首提“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怀揣“中国梦”理想的习近平无疑将是李克强最为强有力的战友和后盾。有评论称,数亿人的城镇化工程将是历史最为庞大的计划,如果李克强能实现这一宏愿,无论其他改革成功与否他都会留下浓重的一笔。反之,如果在他任内医疗、教育、住房和食品安全问题等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的结局也将是黯然谢幕。

(穆尧 撰稿)